



# 她们的眼泪

台湾 李 昂

1247.7/21

# 她们的眼泪

台湾 李 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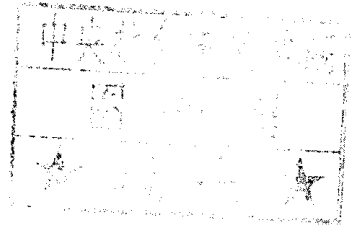
60735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·北京



\*200095645\*



责任编辑：杨培林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她们的眼泪

台湾 李昂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 $\frac{1}{32}$  · 4 $\frac{7}{8}$  · 101,000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128-178 书号：10309·95 定价：1.15元

# 目 录

## 辑 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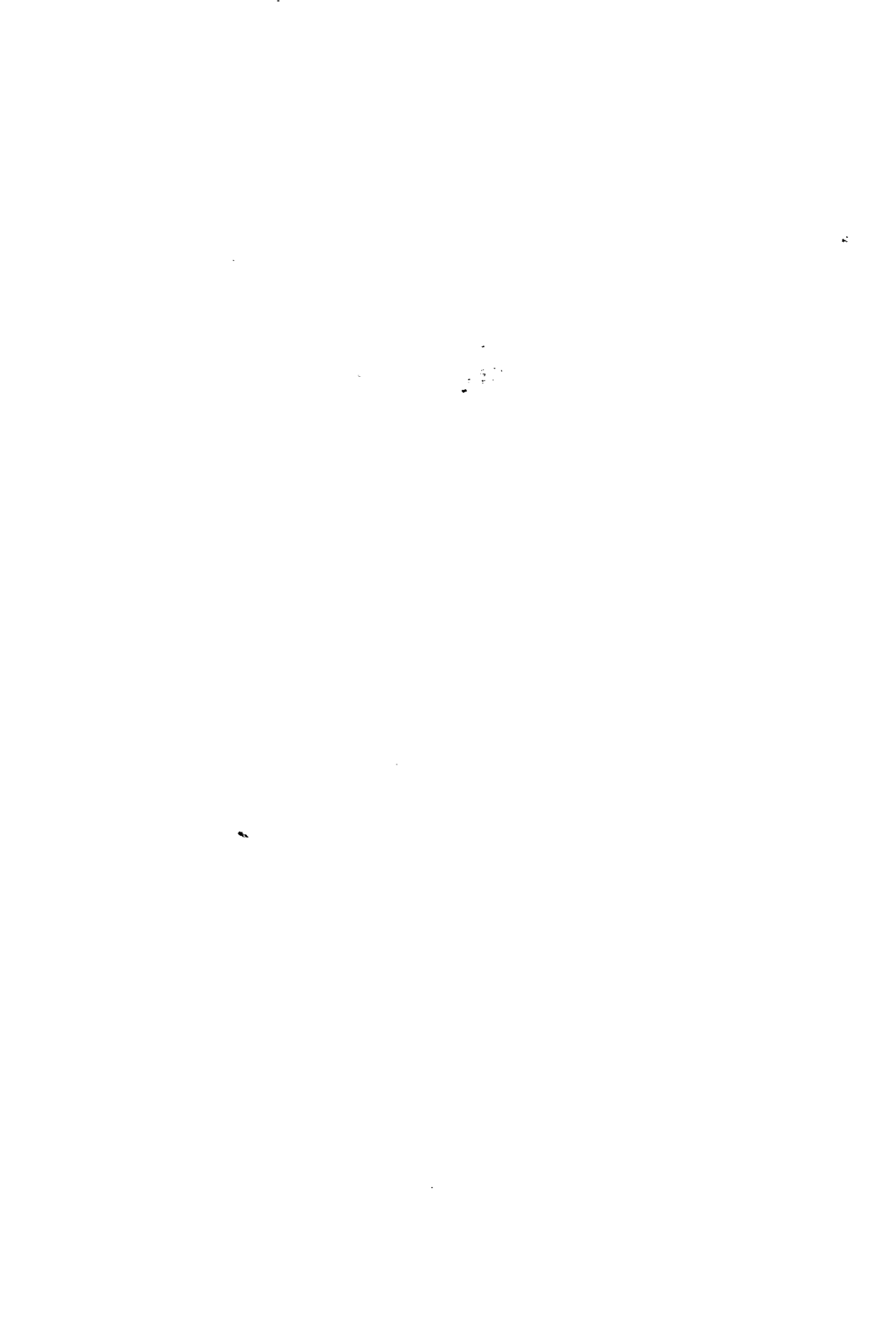
- 辞 乡 ( 3 )
- 西 莲 ( 8 )
- 水 丽 ( 14 )
- 舞 展 ( 19 )
- 假 期 ( 24 )
- 蔡 官 ( 32 )
- 色 阳 ( 37 )
- 新 旧 ( 48 )

## 辑 二

- 域外的域外 ( 61 )
- 苏菲亚小姐的故事 ( 80 )
- 最后一场婚礼 ( 100 )
- 她们的眼泪 ( 117 )

DJ 6/30

# 辑 一



## 辞 乡

陈西莲是李素姐姐的老师，还是她们的远房亲戚，至于该怎样称呼陈西莲，李素并不十分清楚，仅知道她教过姐姐小学。会对陈西莲特别着意起来，还是姐姐出国的那年夏天。

当姐姐于临行前某一个黄昏要李素陪同去拜访陈西莲时，李素无疑是十分诧异着，她不明白何以在那许多老师中，姐姐只向陈西莲辞行。然而李素惦记着几天后姐姐即将远行，希望一切都能顺着姐姐不至拂逆她，也不曾追问什么，匆忙跟着去了，倒是从陈西莲家走出来后，姐姐提议绕小镇走走，沿途谈起了陈西莲。

那时候在鹿城已临初秋，沿着望洋路，黄昏的海风吹动街道两旁高大的犹加利树，间或带来一阵树叶特有的沁香。李素听着姐姐几次重复的说起，陈西莲怎样为她们班上讲解小学国语课文中的一句：她和她的小姐姐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不免诧异一向利落的姐姐何以会叨念这样简单相同的一句话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有一旁微笑着。李素的姐姐亦因为如许强调尚不能使李素明白，静默不语了。她们默默的并肩走了一会，也就岔入一条小路回家。

几天后，姐姐行期已到，家人都至机场送行。姐姐走

后，李素独自留在都城开始大学新的学业，这是李素第一次长期离家，于一有两天相连的假期里，李素匆忙赶回家。

回得鹿城，已是黄昏，李素远远的朝着老家的大门走来，偶一抬头，猛地发现于淡橙色昏微的深秋夕照下，门前两级石阶竟焕着极清寂的灰红色，几片落叶无声的停落着。泪水涌上，迷蒙了李素的眼睛。

是应该可以这样试想的，在一个落叶的秋天里，也许是黄昏，“她”和她的小姐姐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或看着太阳西沉入屋角，或携手坐着相互慰安，在当中会有的那种童谣似的清宁。刹时，李素明白了姐姐何以会在临走前特地去看陈西莲，会一再的告诉她那一句话，那是她整个的过去。

李素记得，曾听说虽然在这般偌大的家族里，一向沉默的姐姐小时候却常一个人坐在门前台阶上，不与伯叔的孩子们玩闹，她必是热切的渴望有一个如同书中的小姐姐，只是作为长女的她从来不曾有过，而该缘由于陈西莲的引导，姐姐才在书中找到了另一种慰藉。许久以后，李素第一次清楚的明白姐姐在无兄姐指引下，需独自从事许多事的辛苦，及在其中无人可诉说的寂寞，当她终于尝试将它说出来后，又没有人能懂得。现在姐姐已去到遥远的外国，所有的解释看着都已太迟无用，李素几次想写信告诉姐姐，她已了解，但总不知该从何说起，最后也只有作罢了。

从来不曾，姐姐出国带给李素如此巨大的悲惨，除开加诸于姐姐身上的荣耀和名声，李素发觉到那渺远的异乡幸福亦不足成为安慰，李素开始面对与姐姐之间一种血缘关系上的割除，那是整个失去的哀伤惨痛，李素明白了何



以人们会将“生离”和“死别”在一起连用。

李素以为，怀带着整个鹿城及童小过去的怀念，姐姐在异乡是不可能幸福的，那么，姐姐出国岂不十分可笑？然而，姐姐是走了。更甚的是李素不免要怀疑，姐姐对她旧日生活有关的鹿城人们是极失望着。李素觉得，陈西莲实在不该是那样的。

李素并不认为陈西莲十分好看，她身材很是细瘦高挑，一只挺而向内弯钩的长鼻，几占去脸的大半，其他的器官都还算端正，上的依然是旧式深红唇膏的嘴微向下垂，似乎随时都会有一句伶俐的刻薄话，或一个嘲笑准备要出现。李素由陈西莲知道她们的来意后才很是热切起来的欢迎中，发觉陈西莲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，李素以为，对她旧日的学生，如不是即将出国，有这般远大的前程，她不至如此亲切。

姐姐客气的探问她一向的生活，陈西莲谦逊照惯例回答不好后，轻巧的就借此谈起她在行医丈夫的辛苦，但只在一刹那，她似乎想到这类谈话对她们不适合，立即改变了话题。过后李素想，仅就在那一刻，才让她些许感觉出十几年前那位教导小学生们读“她和她的小姐坐在门前的石阶上”的小学女教师。

陈西莲一直礼貌客气却又关怀热切的与姐姐谈论一些出国的细节，李素记得那使那个黄昏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。陈西莲是这般活动精神，也就越发显得一旁稍迟才进来，被介绍为是她丈夫的男子的不安，李素微些感到在这古旧阴暗的老屋里这对夫妻有一种奇异的间离，只是她并不知道。当这次回来终于清楚姐姐何以会去拜望陈西莲后，

对她倒不免起了几分负罪的好奇与关怀，李素于是稍留心起陈西莲。

深让李素诧异的，她极为轻易就得知有关陈西莲的过去，也惊奇的发现，整个鹿城中似乎只有她未曾听闻过这段消息。

假期很快的结束，李素重回学校，开始知觉到，自己已经必须重新面临整个鹿城，那个在过去一、二百年曾极为兴盛，现在已衰微的镇市。以前由于未曾离开它，李素从不曾想对它特别留意，可是当她从一个距离转身向后回顾，已无可避免的发现遗留在身后不远的它。李素更清楚的明白，虽然她可以用种种方法来遗忘鹿城，可以忽略它，但终究，她将永远无法轻易的抛掉它。

倒是在外国的姐姐不知怎的来信中很少提及鹿城，她仅形容异乡的生活象踩在半空似的不实在，每天三餐的吃食都让她以为只在吃点心，却始终不曾询问起有关鹿城的种种，只偶尔会顺便问及农历。李素对姐姐感到迷惑了起来，但又害怕去追究清楚。

日子就这样过去，当学校新的生活逐渐安稳有序下来后，学期已过了大半，在临近期末考的几个星期前，李素接到姐姐一封信，信中提及她最近作的一个梦。

总是故乡那一条河，象电影摇镜一样的摇摆起伏着，在秋日的阳光下光耀得十分夺目，河旁开满苇花，一丛丛灰茫的一片，夹住闪亮的河流成一片银白。感觉自己是在那摇摆不定的河边，应该还有另一个人，可是总看不到。穿行于芦苇里四处找寻，有时候，几近乎就是在身旁的芦苇丛里，但无论如何努力的搜寻还是见不着，又倦又惶恐，

想中止这一切，那人的气息又隐约的浮现，只有重再继续找寻，而四周只是大片白得凄苦的苇花和动荡着的耀眼波光。

泪水流经李素的双颊，滴落在信纸上。

## 西 莲

早在久远的四、五十年前，陈家就一直是鹿城居民最好的闲谈资料，而陈西莲的母亲，无疑是引起纷争最多的一位。

她的曾祖父、祖父一辈，原在鹿城颇富资产，到她父亲时，家势已衰微，当然无力供应一个女孩在日据时代读书，但自幼极聪敏的她，很得一位远房有钱的表姑喜爱，资助她完成高女学业，再加上颇有几分姿色，不久，她作了陈家的媳妇。

陈家在鹿城之所以一再被提及，除了丰厚的家产，还该因着几个相当出色的儿子。所以虽然丈夫于新婚几月后就继续到日本攻读未完的医学学位，陈西莲的母亲仍甘心忍耐独处于陈家纷杂的大家族中，静静的等待。

然而在异地的丈夫受不住寂寞，和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了，这消息经由好几个人口中才辗转传到陈西莲母亲处。谁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，在当时，陈家的少爷要娶进几个姨太太，没有人会说一句话的，何况只是在外地和一个女人姘居。

陈家的二娘，本着作为姨太太的经历，劝导痛哭的陈西莲母亲，要看开些，只要名份还在，作为女人应该懂得

可收可放，这等事男人在外头毕竟是难免的。

陈西莲母亲的反应却是可怕的果决，她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即刻乘船到日本，想澄清这件事，丈夫承认了与日本女子的关系，然后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，陈家的亲长谁也不肯多说，总之最后陈西莲母亲提出离婚的要求，在短期间和丈夫谈妥一切条件，甚至分好了一份她该得的家产，才又飘飘荡荡的回到鹿城。那时距她产下陈西莲也只不过二、三个月的工夫。

这件事足足被谈了好几个月，鹿城从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故发生，陈西莲母亲可谓是第一个正式离了婚的女人，各种谣言纷传，大半皆是指责陈西莲的母亲。直到产下陈西莲，人们知道一个女婴不足去争夺家产后，兴趣才慢慢减低。

陈西莲母亲得了法律条款依据上该有的财产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她安静的守着她的资产过活，鹿城继续有更多的事情发生，表面上她几至被淡忘了，但当许多年过去，一些较她幸运的女性不很被人言渲染就取得合法的离婚，她仍会被提出作例子。

陈西莲渐渐长大，作母亲的始终独守那一大幢得来的房子，几乎不与人交往，只有一个帮佣的老女仆，偶尔传出太太虔诚的笃信佛，不仅在家里备有佛堂，每天清晨诵经，还打算迁到素堂居住的消息。

当初相信陈西莲母亲嫁给陈家只为财产，并坚持婚前她已和一男子过从甚密，离婚只是一种手段的人们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，许多人更开始相信，一个会信佛的女人，也作不出什么坏事，虽然那时陈西莲的母亲正值三

十几岁。

就这样，这个离过婚的女人，守靠她的财产和女儿，为着某个鹿城居民所不知道的原因，拒绝不少媒人独自生活了一、二十年。当年资助陈西莲母亲的远房表姑，原也笃信佛教，多年来成了陈西莲母亲唯一来往甚密的知交。她总是摇头叹息，告诉一些亲朋，在产下陈西莲后，作母亲的已有如此终了一生的打算，所以为女儿取名西莲，取西天极乐界里不衰不死佛陀的座上莲花的意思。

再度又受到注意已是陈西莲高女毕业后的那几年，陈西莲任教于鹿城小学，成为人人称赞的负责年轻老师，媒人也开始进出陈家。陈西莲本与她大姑的儿子指腹为婚，现在双方儿女都已成长，经由媒人撮合，婚约是必须履行了。况且，陈西莲颇中意她那在省城读大学的名义丈夫，她未来的婆婆也很喜欢这苍白细瘦略带羞怯的年轻媳妇，看来陈西莲不会再有机会教导另一批新学生读“她和她的小姐姐坐在门前的石阶上”了。

这时候，陈西莲的母亲用了她作母亲的权力，一种可以将上一代的嫌隙向子女诉怨的权力吧，向陈西莲表明她多年的积恨，她怎样受尽夫家的欺凌和嘲笑，好不容易可以自立，他们又日夜设法窥探她的生活，等着看她有何不检点的举止。当初踏出陈家大门，她已下定决心与所有陈家的亲戚断绝关系，即使作乞丐，也不到他们家门口行乞，如今凭着这口怒气，也熬过这许多年，她无论如何不会与他们修好，更不用说联亲了。

陈西莲的婚事受到挫折，她剧烈的和母亲争吵，谁也想不到那个苍白的小学女教员，会当着母亲摔毁一套珍贵

的清朝瓷器，那套瓷器还是当初母亲费尽心力才从夫家分得的。消息仍由老女仆传出，人们议论陈西莲，不免拿这对母女相比较，许多人以为，年轻的女儿也会类似二十年前的母亲，强硬的采取某种决定。

事情拖了几个月，陈西莲终究不是母亲年龄及耐力的对手，最后，还是传出两家解除婚约的消息。

关于此事对作母亲的有许多极可怕的谣言，有的甚至说是母亲为了阻止女儿的婚事，不惜以自身去引诱未来毫无经验的女婿，在上床前那一刻，才让早安排好躲在暗处的女儿亲自作一个了结。不管事实怎样，会有这般说法流传，总可见潜藏在鹿城居民心中，对当时已年届四十岁，尚超乎寻常娇丽的陈西莲母亲一种莫大的怀疑和不安。

婚变的余波还未十分平息，鹿城就又散布开另一则传闻，那是有关陈西莲与同在小学教书的一外省男子恋爱的消息，这恋情由于省籍及门户不同，可预测一定会受到阻碍，然而陈西莲的母亲却一直不曾出面阻止，只任人们继续谈论她的女儿如何在鹿城西郊的运河堤边，微倾着上半身与较她还矮小的男人亲吻。直到谣言成为陈西莲已怀有那男教员的孩子，他就突然被调到乡间的一所小学去，调职的理由是他教书不尽责。最后这一着当然令鹿城的居民想及是陈西莲母亲的作为。

如果不是那男教员在乡下小学的宿舍里企图自杀，幸被送到医院救活，这一段恋情也许就会毫无争纷平静的过去。原已安然继续到校教课的陈西莲，得知消息后，赶到医院，在医生和护士前，流着泪告诉那男子，以前她从不知自己如此喜欢他，现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一定会嫁

给他。

可能由于紧接着的长时期的暑假，也可能陈西莲的母亲采取了什么行动，有好一阵子，鹿城的居民就再看不到陈西莲，陈家那两扇厚重的大木板门也难得开启。

此后又有好几年，鹿城的居民在陈家母女身上找不出新的话题，在这段时间内，陈西莲不再是一个负责认真的老师，同时她可怕的苍老消瘦下去，偶尔在星期假日，她陪同母亲到市场，猛一刹那的感觉，脸色青白的女儿竟较母亲更无生息。而年届四五十的陈西莲的母亲，竟好似越来越年轻，她本来就是一个娇小清丽的女人，慢慢的在她中年后丰腴略显多肉的身上，浮现出一种奇特的柔媚和爱娇，形成丰艳的异样青春，这和身体棱角分明的女儿是极明显的不同着。

鹿城的人们逐渐的注意到新临母亲身上的光彩，年老历经世事的女人们，猜疑是那件事，新近结婚的女人，微些忸怩的闲谈中说出她们的看法：除了那等事，还有什么可使得一个临近五十岁守活寡的女人如此的光彩？可是谁也挑不出什么差错。

倒是不久后，陈家传出母亲生病的消息，鹿城许多有名气的医生都被请到家里去诊病，皆在一段时间后因为没什么起色，一个个被替换下来，直到改为泉郊救济医院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，陈西莲母亲的病才逐渐好转起来。

闲言闲语该是起自病愈后，那年轻医师仍继续出入陈家，有时候，甚至是极深的夜里。好事的人们几经探察的结果，发现了母亲和这男子的奸情。

这一段不正当恋情的结果是女儿嫁给了这年轻医生。



陈西莲的母亲则辩白夜里到她家去的男子是为了会见她的女儿，没有人知道作母亲的怎样使女儿屈服答应下嫁，事情在陈西莲出阁后也就慢慢的平息了下来。

婚后几年中，陈西莲有了好几个儿女，由于那男子在鹿城孑然一身，几经商讨的结果，夫妇带着小孩搬来和母亲同住。陈西莲在这时显现了对财富激烈的要求，她已不教五、六年级而教一、二年级刚入学的新生，她先在家里装备起绣学号的机器，吸引那些永不会间断的学生顾客。并使母亲答应翻修陈家的大厅堂，逐渐扩充成一家颇具规模的编织补习班。母亲所有的钱财到这时也差不多用尽，陈西莲接管起家中的经济大权，她开始独立了，至此她已不再是个教导学生读“她和她的小姐姐坐在门前石阶上”的刚毕业热忱小学女教师。

鹿城的日子继续在过去，当年曾谈论陈家的人们也相继着老去，偶尔闲话起过往，他们仍会提及陈西莲的母亲。有些笃信佛的女人以为，陈家母亲的确为她的女儿取对了名字，在现世因果的相报里，那西天佛座上的莲花，始终尽了最大的力量替作母亲的解决了许多困难。